

玉壺詩話

宋 餘杭釋文瑩 著

眞宗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謹笑無閒忽問麈尾
尤佳者何處中貴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追之徧賜
宴席上亦頗愛問其價中人以實價對之上遽問近
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晉公奏曰唐酒每
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曰早來就飲
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升三十上大喜曰
甫之詩自可爲一時之史

樞密直學士劉綜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行
因進呈真宗深究詩雅時方競務西崑體磔斲雕篆
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晁迥云夙駕都門
曉微涼艸樹秋楊億詩選斷句關榆漸落邊鴻度誰
勸劉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
起夕陽李維云秋聲和暮角膏雨逐行軒孫僅云汾
水冷光搖畫戟蒙山秋色鏤層樓錢惟演云置酒軍
中樂聞笳塞上情都尉王貽永云河朔雪深思愛日
并門春暖詠甘棠劉筠云極目關山高倚漢順風鵬

鵬遠凌秋上謂綜曰并門在唐世皆將相出鎮凡抵
治遣從事者以題詠述懷寵行之句多寫于佛宮道
宇纂集成編曰太原事績後不聞其作也綜後寫御
選句圖立于晉祠綜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遠軍使
董遵誨以從學遵誨遣綜貢馬于朝還曰太祖解眞
珠龍盤帶遣綜齎賜遵誨綜時年十六歲奏曰臣外
兄止以方貢修人臣之常節陛下解寶勒賜之臣切
恐勲臣別立殊績陛下尙何以爲賜敷奏清雅辭容
秀澈太祖愛之謂左右曰兒非常才從容謂之曰吾

委遵誨以方面不得以此爲較後雍熙二年擢第于
梁灝榜中同年錢若水深器之推挽于朝

李集賢建中恬退喜道處縉紳有逍遙之風善翰札行
筆尤工至于草隸分篆俱絕其妙人得之則寶焉爲
詩清淡閒暇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樓詩小艇閒櫂
處湘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日孤汀
遠輕烟古寺稀時攜一壺酒戀到晚涼歸西湖詩有
漲烟春氣重貯月夜痕深之句皆類于此晚喜洛中
景物求畱居園池亭榭蕭灑自如每喜誦楞嚴經四

句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復翳根除塵消覺
員淨凡起居皆詠之后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道
藏時號稱職

開寶塔成欲撰記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
域僧法遇自摩竭地國來表述本國有金剛坐乃釋
迦成道時所倨之坐求立碑坐側朕令蘇易簡撰文
賜之中有鄙佛爲夷人之語朕甚不喜詞臣中獨不
見朱昂有譏佛之迹因詔公撰之文旣成敦崇嚴重
太宗深加歎獎公博學少之時趙韓王深所器重謂

人曰朱有君子之風壽德遠到時宗人朱遵度有學
名謂之朱萬卷目公爲小萬卷敷歷清貴三十年晚
以工部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謝于殿門外
後詔賜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畱詔秋涼進程時吳淑
贈行詩有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
尤爲中的錫宴玉津園中人傳詔令賦詩爲送若李
承旨維有清朝辭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及陳
文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兵千騎過荆門之
句凡四十有八篇皆警絕一時朝論榮之弟協亦同

時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疏荆帥陳康
肅堯咨表其居爲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門人請諡
正裕先生

王宮保溥乾德初相太祖以舊族先朝令德固優待之
故事一品班在臺省之後特制分臺省班于東西遂
爲著式公父祚并州郡小吏後以防禦使致仕于家
眉壽康福每縉紳拜于其家置樽爲壽公必朝服侍
立客相不違引避于席祚曰學生僕之狔犬耳豈煩
謙避耶溥後纂集蘇冕崔鉉二會要撰成一百卷目

學海類編 四 文詞
曰唐會要教其子貽孫尤負奧學上嘗問趙韓王曰
男尊女卑何以男跪而女不跪歷問學臣無有知者
惟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世女始拜而不跪
韓王曰何以爲質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遂得
振學譽

太祖收并門凱旋日范杲爲縣令叩迴鑾進講聖壽詩
有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之句上愛之
賜一官改服色

李瀚及第于和凝相榜下后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

相瀚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于玉堂輒開和相舊閣
悉取圖書器玩畱一詩于榻攜之而去云座主登庸
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
齋潤筆否

竇禹鈞生五子儀儼侃偁僖等相繼登科馮瀛王贈禹
鈞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時號竇氏五龍昆
仲才業儀儼尤著儀爲禮部侍郎太祖欲相之趙韓
王寡學忌儀明博亟引薛居正參大政以塞之弟儼
素韞大學爲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鐘磬辨

清濁上下之數分律呂還相之法去京房清宮一筦
調之二年方合大律又喜樂章凡三絃之通七絃之
琴十二絃之箏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簫七漏之笛
八漏之篪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管之簫皆立譜調接
通而合之器雖異而均和不差編于歷代樂章之後
目曰大周正樂譜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尤善推步星
歷與虛多遜楊微之同在諫垣預謂二公曰丁卯歲
五星當連珠于奎奎主文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
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與也果至乾德丁卯歲五

星連珠于奎太宗時鎮襄海致仕于家八十三終諡
仁惠公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于
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于御榻之側敷對
明爽精力康勁上親酌御樽飲之選穀核之精者賜
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
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也又從容語及
平日藩邸唱和之事公遽離席歷歷口誦御詩幾七
十餘篇一句不訛上謂曰何記之精耶公奏曰臣不

敢妄對臣自得謝無事每晨起巾櫛坐于道室焚香
誦詩每一詩日誦一遍閒或卻誦道佛書上喜曰朕
以卿詩別笥貯之每愛卿翰墨楷秀老來筆力在否
公對曰臣素不善書皆臣子宗訥所寫耳上卽令以
六品正官與之遂除國子監丞

戚密學倫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構虛訟公至
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箠挺絙索比他邑
數倍民已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
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警立限日諷誦半年

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
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
虛兼實枷鎖鞭苔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
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其祖先櫛沐蟣蝨
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

楊大年二十一歲爲光祿丞賜及第太祖極稱愛三月
後苑曲宴未帖職不得預公以詩貽館中諸君日聞
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
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卽時進呈上訝有司

不卽召左右以未帖職爲奏卽日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晚宴後修策府元龜王相欽若總其事詞臣二十人分撰篇序下詔須經楊億刪定方許用之大年祖文逸僞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公遂生後至三十七爲學士晝寢于玉堂忽自夢一道士來謁亦稱懷玉山故人坐定袖中出一誥牒曰內翰加官取閱之其傍上草寫三十七字大年夢中頗驚曰得非數乎道士微笑又曰許添乎道士點頭夢中命筆止添一點

爲四十七至其數果卒

王元之禹偁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初爲司諫知制誥疏雪徐鉉貶商州團練副使方召歸爲學士坐爲孝章皇后遷梓宮于燕國長公主之第羣臣不成服元之私語賓友曰后嘗母儀天下當奉舊典坐訕謗出守滁州方召還知制誥撰太祖徽號玉策語涉輕誣會時相不悅密奏出黃州泊近郊將行時蘇易簡由翰榜放下孫何等進士三百五十三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爲遷客漂泊可念臣欲令榜下諸生罷期集

綴馬送于郊奏可之至行日送過西短亭諸生拜別于官橋元之口占一闕持狀元曰爲我深謝蘇公偶不暇取筆硯其詩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媿谷鷲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時交親最深密者循時好惡不敢私近惟竇元賓執其手泣於閣門曰天乎得非命與公後以詩謝略云惟有南宮竇員外爲余垂淚閣門前至郡未幾二虎鬪于郡境一死之食殆卒羣雞夜鳴冬雷而雹詔內臣乘驛勞之命設禳謝司天奏守土者當其參卽命從蘄上表

略曰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止期身後上覽曰噫禹偁其亡乎御袖掩涕至郡逾月果卒嘗侍宴瓊林太宗獨召之御榻面誠之曰卿聰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韓柳之列但剛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難庇禹偁泣拜書紳而謝

郭仲儀贄眞宗在藩爲皇子侍讀太宗幸東宮御製戒子篇令贄注解且令委曲講論眞宗每以純厚長者遇之在儲宮作儲詩贈之略曰該明聖典通今古發啓冲年曉典常後參大政因論事朴直上意不悅後

坐入對之際宿醒未解左遷荆南因終身戒酒至卒
不飲早暮藥餌亦斥之其節剛若是

楊侍讀微之太宗聞其詩名盡索所著得四百篇奏御
仍獻詩以謝卒章曰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
姓名上和之以賜謂宰相曰真儒雅之士操履無玷
拜禮部侍郎御選集中十聯寫于屏梁周翰詩曰誰
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中十聯詩者有江行
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迴臺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
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遶

庭松露溼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
哭江爲云廢宅寒塘雨荒墳宿草烟嘉楊川云青帝
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浪入瞿塘
峽帶雨雲歸越雋州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
城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桐葉雨聲寒余
意謂公曰以天池浩露滌其筆于冰甌雪碗中則方
與公詩神骨相副焉

梁修撰周翰一歲後苑燕凡從臣各探韻賦詩梁得春
字曰百花將盡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稱之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文
爲史館修撰上疏曰今崇德長春二殿皇帝之言侍
臣論列之事望令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
機密亦令本院編纂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
封拜除授沿革之事悉條報本院仍令舍人分直皆
從之

文瑩丙午歲訪辰師張不疑師正時不疑方五十齒已
疏搖咀嚼頗艱後熙甯丁巳不疑帥鼎復見招焉武
陵之遊凡巨巒大截利若刀截已六十二矣余怪而
詰焉曰得藥固之時余滿口搖落危若懸蒂謾以此

藥試之輒爾再固因求此方以療病齒者凡用之皆
効題曰西嶽蓮花峰神傳齒藥方序曰元亨在天聖
中結道友登嶽頂齋宿祈祠方已徧遊三峰酌太上
泉至明星館於故基下得斷碑數片髣髴有古文洗
滌而後可辨讀之乃治口齒烏髭藥歌一首慮歲月
侵久剝裂不完遽錄以歸而後朝之名公巨卿訪山
中故事語及者皆傳之修製以用其効響應歌曰豬
牙阜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
細辛荷葉剪荷葉心子也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煨研殺將

來使最良措齒牢牙髭鬢黑誰知世上有仙方不疑
晚學益深經史沿革講磨縱橫文章歌詩舉筆卽就
著括異志數萬言倦遊錄八卷觀其餘蘊尙盤錯于
胷中與余武陵之別慨然口占一詩云憶昔荊州屢
過從當時心已慕冥鴻堵宮禪伯唐齊己淮甸詩豪
宋惠崇老格疏閒松倚澗清談瀟灑坐生風史官若
覓高僧事莫把名參伎術中又一首碧嶂孤雲冉冉
歸解攜情緒異常時餘生歲月能多少此別應難約
後期風義見于詩焉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相主文愛其私試因以登第凝
舊在第十三人謂公曰君之辭合在甲選暫屈爲第
十三人傳老夫衣鉢可乎魯公榮謝之後至作相亦
相繼時門生獻詩有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
相傳之句初周祖自鄴起師向闕京國罹亂魯公遁
迹民間一旦坐對止巷茶肆中忽一形貌醜陋者前
揖相公相公無慮無慮時暑中公執一葉素扇偶寫
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一聯在上陋狀者奪其扇
曰今之典型輕重無準吏得以侮何啻大暑耶公當

深究獄弊持扇急去一日于祆廟後門一短鬼手中執其扇乃茶邸中見者未幾周祖果以物色聘之得公于民間遂用焉憶其陋鬼之語首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惜莫重于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罹橫刑吏得侮法願陛下留神刑典深軫無告世宗命公與臺官劉可久知雜張湜聚都省詳修刊定惟務裁減大官供膳殆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太祖採聽明遠每邊鬧之事纖悉必知有閒者自蜀還上問曰劍外有何事閒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長

山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回上曰此蜀民思吾之來伐也時雖已下荆楚孟昶有脣亡齒寒懼討而討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謀者孫遇齎蠟丸帛書閒道往太原結劉鈞爲援爲朝廷所獲太祖喜曰興師而有名矣執閒者命王全斌率禁旅三萬分路討之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各道近遠令工圖之而授神算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止籍器甲芻斛爾若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昶遣王昭遠帥師來拒未幾相繼就

擒昶始降執昶赴闕大將王仁贍自南劍獨先歸闕
乞見恐己惡暴露歷數全斌等數將貪黷貨財弛壞
兵律爲所訴反欲自蔽太祖笑謂仁贍曰納李廷珪
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謂誰耶仁贍惶怖叩伏
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慎但有曹彬一人爾臺臣
請深治往蜀諸將橫越之惡太祖盡釋之

魏人柴公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備後唐莊宗掖庭明宗
入洛遣出宮父母往迎之遇雨逾旬不能進其女悉
以匿計直千萬分其半與父母令歸大名曰兒見溝

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項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
父母大愧知志不可奪問之卽郭某乃周祖也因事
箕帚之禮一日謂其夫曰君極貴不可言然時不可
失妾有五萬願奉君以發其身周祖因其貲得爲軍
司其父柴公平生爲獨寢之人傳司冥閒事一日晨
起忽大笑妻問之不對但笑不已公惟喜飲妻逼極
醉因漏洩其事曰花項漢將爲天子後果然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
之句人多誦之王朴爲樞密止以此一聯于申文炳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知舉遂爲第三人嘲曰主司只誦一聯詩

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眞宗始知其名將詔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魏野字仲先其詩固無飄逸俊邁之氣但平朴而常不事虛語爾如贈寇萊公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謝寇萊公見訪云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中的易曉故虜俗愛之野與孟津詩人李瀆爲詩友野鑿室于陝郊曰樂天洞瀆結廬于中條山曰浮雲堂皆樹石清幽各得

詩人之趣續字長源一日自孟津訪別于野曰數夕前忽一人來牀下誦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余猶規其誤曰豈非坐看雲起時乎答曰此雲安能起耶又非夢寐亟窺之空無一物此必死期先報故來相別遂痛飲數夕而還還家未幾而卒

曹武毅翰魏人也曹武惠彬眞定人也二曹皆著名人多謂之同宗翰有宏才偉特之度能詩有玉關集領金吾日當直太宗召與語曰朕曾覽卿之詩有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爲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

皇清類編
應高勒大名曹頗佳美朕愛之翰因叩謝征幽州爲
東路豪寨總管善風角一夕角聲隨風至帳翰從容
擐帶日寇至之兆也未幾果然大敗其寇于城下從
征幽州率以部分攻城忽得一蟹翰曰水物何陸棲
失依據也而足多有救又蟹者解也其將班師乎果
然其精敏率如此

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士所著文章
擅名者惟徐東野李宏皋耳遂得東野詩浮脛輕豔
皆鉛華嫵媚侑一時樽俎爾其句不過牡丹宿醉蘭

蕙春悲霞宮日城剪紅鋪翠而已獨貽汪居士一篇
庶乎可採日門在松陰裏山僧幾度過藥靈園不大
基妙子無多薄霧籠寒逕殘風戀綠蘿金烏兼玉兔
年歲奈君何又得宏皋雜文十卷皆胼枝章句雖齷
齷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難也

翰林鄭毅夫公晚年詩筆飄灑清放幾不落筆墨吟哇
閒入李杜深格守餘杭日因送客西湖艤舟文瑩舊
居畱詩于壁云春入蘿途靜浪花翻遠晴又東飛江
雲北飛燕同寄春風不相見又餘杭郡閣云雨影橫

學海類編
殘虹秋容陰映日寒江帶暮流晚角穿雲出雲峰翠
如織宿鳥去無迹封書寫所懷聊託荆門翼又罷翰
林行次南都遇雨云雨聲飄斷忽南去雲勢旋生從
北流料得涼風消息好蕭蕭已在柳梢頭又老火燒
空未擬收急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落日下只在
楚江南岸頭時頗訝其氣像不遠後解杭磨將赴青
社以病困泊舟楚岸遂卒其語已兆于先

嘗謂文老不衰者止見今大參元厚之絳頤在禁林懷
荆南舊遊云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
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詞氣略不少衰又
贈魯公垂八十筆力尚完時曾子宣內翰林守鄱陽
手寫一束慰之略云扶遙方遠六月去而不息消長
以道七日自當來復吾友中祕書楊經臣傳贈才雅
而嘗誦之經曰謂余曰此非知其然而爲神驅于氣
使之爲爾

乾德九年正月乾元殿受降王朝扈蒙參定其議有李
朴清誅之制甚繁具本文蒙繼上聖功頌次年將東
封又進御劄草上愛之批于紙尾獎之云聖功頌及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文部
此辭無一字可議後應制後苑詩有微臣自愧頭如
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和以賜曰珍重老臣純不已
我慙寡昧繼三皇爲之美傳

賈黃中乃唐造華夷國丞相耽四世孫七歲舉童子狀
頭及第李文質昉以詩贈之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
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
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茲穩上青霄去
萬里誰能測羽翰後興國中參大宗大政性極清畏
嘗知金陵一日案行府寺覩一隙舍扃鐫甚嚴公怪

之因發鑰得寶貨數十巨積乃故國宮闈所遺之物
不隸于籍數不可計公亟集僚吏啓其封悉籍之以
表上上嘆曰貪黷者籍庫之物尙冒禁盜况亡國之
遺物乎賜錢二百萬以旌其潔事母孝不幸年五十
六先母而逝太宗恤其家旣葬其母入謝上面撫之
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窘自撓朕常記之

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隻出夷等李相沆
入玉堂後于公一旦先除參政以公爲承旨賚與參
政等蘇不甚悅上謂公曰朕與正舊典先合用卿卽

學海類編
正台宰然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欲問望乃先用沈
卿宜無歉蓋知其齡促也公以母老急于進用因乾
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
猶在丹臺望太階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遂卒年
三十九上嗟悼爲之雪涕賜挽詞斷向云時向玉堂
尋舊迹入花磚上日長空

唐彥猷侍讀詢弟彥範詔俱擅一時才雅之譽彥猷知
書好古彥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屈疏秀比六朝人物
尤精翰墨遺一小劄亦必華牋妙管詳雅有意忽一

客攜黃筌梨花臥鵲圖求貨其花畫全株臥二鵲于
花中斂羽合目其態逼真需價數百緡彥猷蓄積最
多開篋以蜀之趙昌唐之崔彝數品花較之俱所不
及題曰錦江釣叟黃筌筆彥猷償其半因暫留齋中
少玩絹色晦淡酷類古縑彥猷訝其圖角有巨印徐
少潤揭而窺之乃和買絹印彥範博知世故大笑曰
和買始于祥符初因王勉知潁州歲大饑出府錢十
萬緡于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
爾爲例黃筌唐末人此後人矯爲也遂還之不受其

誣

徐騎省鉉事江南後主爲文院學士隨煜納圖太宗苛責之不能諷煜早獻圖貢鉉對曰臣聞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爲人謀國當百世不傾諷主納疆得爲忠乎太宗神威方霽曰今後事我亦當如是鉉不幸爲學士坐請求尹京張去華以一親故註重辟諷去華上言貫索星見請曲赦畿獄坐是削官爲靜難軍行軍司馬後端居不出銘其齋以自箴曰爰有愚叟棲此陋室風雨可蔽庭戶不出知足爲富娛老以佚

貂冠蟬冕羊皮虎質處之恬然永終爾吉竟卒于邠鉉晚年爲詩愈工游木蘭亭云蘭舟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觀水戰云千帆日助陰山勢萬里風馳下瀨聲病中云向空咄咄煩書字與世滔滔莫問津謫居云野日蒼茫悲鵬舍水風陰溼敝貂裘陳祕監歸泉州云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江關賀監歸宿山寺云落月依樓角歸雲擁殿廊弟錯詞藻尤瞻年十歲羣從燕集令賦秋聲詩頃刻而就略云井梧分墮砌塞鴈遠橫空雨滴莓苔紫風歸薛荔紅盡見秋

聲之意

至道二年曹璨自河西馳騎入秦賊選萬餘眾寇靈川
上問呂相端趙樞密鎔平戎之略呂奏曰容臣等具
陳利害爲一狀進呈時張洎對上前斥端曰居啓沃
之地君問卽對邊城之急豈容冥搜杼思檢閱補綴
深失訏謨之體端奏曰洎不過揣摩陛下意爾上爲
之默笑洎善事內臣動息先知蓋上意久欲棄之果
翌日先于兩府獨抗一疏盛言乞棄靈武深邊餽運
糾粟碩費芻車野宿孤迴難援泉源高涸莫屯厚兵

云上謂向敏中曰洎果爲呂端所料朕嘗不喜劉蟠
輩動卽迎合以卜朕意今洎亦然以疏還之謂洎曰
卿所陳朕不會一句頃在翰苑眷遇特厚凡篇章褒
答止謂之翰長儒臣由此少解焉

寇萊公給事中知吏部選時張洎亦爲給事中掌考功
官序雖齊視洎乃爲屬曹寇少年進用才銳氣勇復
爲首曹慊洎不以本司官長奉洎以老儒宿德問望
自持不肯委節事寇洎坐寇視事罷則整巾對書終
日危坐伺候于省門一揖而退不交一談寇一日忽

學海類編 三 文言
作庭雀一詩玩泊略曰少年挾彈多狂逸不用金丸
用蠟圓蓋譏泊頃在江南重圍中爲李煜草詔于蠟
圓中追上江救兵之事也泊不勉強顏附之後稍親
暱其辨誦談笑橫飛于席閒寇胷中素蘊養蓄不發
者盡爲泊籍而取之因是大伏遂推挽于朝力加薦
擢

大宗親征北虜師還途中御製詩有鑿輿臨紫塞朔野
凍雲飛令何蒙進鑿輿臨塞賦朔雲飛詩召對嘉賞
授贊善詩有塞日穿痕斷邊雲背影飛縹緲隨黃屋

陰沈護御衣俄一縣尉宋捷者庸督護輩道倚其姓
名之讖旋構一官因而章疏歌頌雜進不已諸科亦
扣行在乞免文解其表面籤題云進上官家趙浼瀆
旒展有司屢請至銀臺應奏御文字先經本臺封駁
方進因而少戢

許讓知益州歸首奏曰乞預爲劍外之備上怪問之讓
曰臣解秩時實無烽警蜀民浮窳易擾難安以物情
料之但恐狂嘯不測旣而不久李順果叛時皆伏其
所見朝廷遣王繼恩討之旣平除張乖崖知益州繼

恩等素失督御之略師旅驕很詠密奏乞命近臣分
屯節旅以殺其勢朝廷命張鑑往之上召對後苑門
雖進士本出將家奏曰成都新復軍旅未和聞使命
遽至貿易戎伍慮有猜懼變生不測乞假臣一安撫
之命臣至彼自措置上嘉納後果以川峽分爲益梓
利夔四路代還拜諫議

朝廷議城古威州遣訪鄭文寶公奏曰欲城威州不若
先建伯魚青岡清遠三城爲頓歸師之重地俟秦民
稍蘇闢營田積邊粟修五原故積之地黨項之酋豪

爲我鷹犬若爾則不獨措注安西亦可綏服河湟此
定邊之勝策也朝廷從之建興三城後費緡粟數十
萬計西民苦之一夕盡爲山水蕩去又奏減解池鹽
價捐課二十萬緡貶藍山枝江長壽三縣令累年方
牽復工部員外郎軍運使文瑩頃游郢中二邑僧壁
尙有公之詩郢城新亭曰每到新亭卽厭歸野香經
雨長松圍四簷山水清繁暑一局棋聲下翠微冰片
角巾簪澗月錦紋拳石砌苔機近來學得籠中鶴迴
避流鶯笑不飛寒食訪僧云客舍愁經五百春雨餘

溪寺綠無塵金花開處送秧鼓粉頰誰家鬪草入水
上碧桃流片段梁閒新燕語逡巡高僧不飲客攜酒
來勸先朝放逐臣篇篇清絕不能盡錄公聞雲州陷
衣虜服引單騎冒雪閒道走清遠故城得其實奏請

班師

庚溪詩話

宋 西郊野叟 著

藝祖黃帝常有詠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
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反正之心見於此詩矣又竊
聞上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意淺陋上所
不喜其人請上詠之卽應聲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
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羣星與殘月
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極僭竊之國以次削
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遠矣

太宗皇帝既輔 藝祖皇帝創業垂統暨登寶位尤畱
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累
朝遵爲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曲宴必宣赴
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
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時皆榮
之蘇易簡在翰林一日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千
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上一
日宴後苑釣魚賜之斷句曰欲餌金鉤殊未達磻溪
須問釣魚人端廢以進曰愚臣釣直難堪用宜闕濠
唐虞廢載事雖異而實同也

梁結網人旣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通形于廢歌此與
眞宗皇帝聽斷之暇惟務觀書每觀一書畢必有篇詠
命近臣廢和故有御製觀尙書詩春秋周禮禮記孝
經詩各三章讀宋書陳書各二章讀後魏書各三章
讀北齊書二章讀後周書隋唐書各三章讀五代
史後唐晉史漢史周史各三章可謂好文之主也

文宗皇帝當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爲急每進士聞
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賜詩末句曰寒儒逢

景運報國合如何言宏大而有激勵真詔旨也山東李庭臣嘗言夷人有持錦臂鞬鬻于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恩袍草色動仙藉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聖製固宜遠播而仁化所覃雖夷獠亦知敬愛庭臣遠以千金易之作小屏几硯閒見之者莫不改容瞻敬嘉祐初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梅摯公儀出守杭州上御製詩以寵賜之其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旣到杭州欲侈上之賜遂建堂山上曰有美歐陽修爲記以述之亦人臣之榮

遇也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當內修外攘之際尤以天德服遠至于宸章睿藻日星照垂者非一至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爲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真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五宗廟原廟等共有十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瞻所謂大哉王言也至于一時閒適遇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烟林淡翠微江邊秋色已明輝橫遠近適天機水

底閒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
痕圓竹葉酒柳花氈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
雨湛虛明小笠輕蓑未要晴明鑑裏縠紋生白鷺飛
來空外聲辭多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
客老于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跂及又一章曰春入
朝陽苑曉霧弄滄波載與俱歸又若何此又有進用
賢才之意關治體也今上皇帝以英睿之資宸文聖
作煥然超卓方居王邸時從太上皇帝視師江左經
由京口題詩金山曰屹然山立枕中流彈壓東南二

百州狂虜來臨須破膽何勞平地戰貔貅辭莊而旨
深已包不戰而屈人兵之意也今上皇帝躬受內禪
踐祚以來未嘗一日暫忘中興之圖每形于詩辭如
新秋雨過述懷有曰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
常憂勤規模須廣大如春晴有感曰春風歸草木曉
日麗山河物滯欣逢泰時豐自此多神州應未遠當
繼沛中歌觀此則規恢之志大矣如幸祕閣宴羣臣
賜詩曰稽古右文慙菲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
治觀熙洽更罄謨猷爲贊襄俯和丞相史浩詩有曰

誰知元首明自得股肱喜又曰虛心欲受人忠言資
逆耳朕瘖天下肥至樂無易此觀此則任賢聽諫虛
己受民之心切矣至如詠德壽宮冷泉亭古風有曰
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烟上有崢嶸依空
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空敞臨佳沼密
蔭交加森翠葆山頭草木四時芳閱盡歲寒長不老
又曰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
無盡時都將挹向杯中醪觀此則篤于奉親盡天下
之養者無不至矣如春賦曰浹土膏之流潤將勸功

於九農碧草萋其帶露遊絲飄其曳空丹綠兮眾芳
迢遙兮春風春風兮歸來信吹萬之不同又曰碧寶
朱英穠苞豔葩榮于春者冬必悴槩于夏者秋必花
擢喬松于歲寒出奇卉于天涯知深仁之被物曾何
閒四時與幽遐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而爲家
穆然若東風之振槁灑然若膏雨之萌芽則生生之
德無時不在又何美乎眩目之芳華觀此則所以贊
天地化育一視而同仁者深矣真帝王之用心也當
今皇太子夙稟岐嶷之資篤日就月將之道方其處

學海類編 五 文詞
恭邸時在三王中閱經史習藝業爲最多每爲詩篇
辭語高妙巖肖時備員講官每請退則與同僚詠嘆
敬服不已今育德春宮之久諒製作深造灑靈之體
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竊觀廢主上新秋雨過述懷
詩有日中興日月異王氣山河在萬物飾昭回稽首
王言大其辭如是其意宏遠矣

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真英主也武帝
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之語故其末年幾至
于變魏武父子橫槊賦詩雖逾壯抑揚而乏帝王之

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言也
唐文皇旣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于篇咏尤
其所好如曰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詞氣壯偉固
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邑
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烈
真相副也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檗
禪師因同行觀瀑布黃檗曰我咏此得一聯而下韻
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

學海類編 卷之六 文論
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畱得住終歸
大海作波濤其後宣宗竟踐位志先見于詩矣然自
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宇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
豈非讖耶

少陵詩非特紀事至于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
貴賤亦時見于吟咏如云急須相就飲一斗恰有青
銅三百錢丁晉公謂以是知唐之酒價也建炎己酉
歲車駕駐驂建康比錢申仲赴召命僕亦以事至彼
與之同邸申仲以能詩自負常作詩話甚詳余偶用

其剪紙刀渠頗勒之且曰此刀唯吾鄉所造者頗佳
他處不及也余戲之曰仙鄉剪刀雖佳然不及太原
也錢曰太原惟出銅器未聞出剪刀也余曰君深于
詩而不知此耶子美詩曰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
淞半江水吾豈妄言哉錢大笑因而定交世謂六一
居士歐陽永叔不好杜少陵詩觀六一詩話載陳從
易舍人初得杜集舊本多脫誤其送蔡都尉詩云身
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
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其後得善本乃身輕一鳥過陳

學海類編 卷之七 文詞
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不能到也

又曰唐之晚年無復李杜豪放之格但務以精意相高而已又集古目錄曰秦嶧山碑非真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杜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李真故也六一于杜詩旣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真僞誰謂六一不好之乎言未可信也

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然少陵曰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

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及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此子厚在嶺外詩則南粵梅雨又在春未知是梅雨時候所至早晚不同

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爲天闕王介甫改爲天閱蔡興宗又謂

世傳古本作天闕引莊子用管闕天爲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乃此寺中卽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臥之幽則冷浸衣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澄江朱正民舉直嘗云少陵今夕行指意不苟其語云今夕何夕歲云徂則言歲除夜也更長燭明不可孤則言夜永人多守歲不寐當有以自遣也咸陽客舍一事無則言旅中少況且無幹也相與博塞爲歡娛此則言爲此猶賢乎已也蓋謂窮冬佳節旅中永夕

無事方可爲此自遣耳他時不可也則正民觀少陵事亦不苟矣正民乃余先太夫人族弟沈晦元同榜登科其人簡率而議論有直氣爲廣德軍教授含山縣令而卒借哉

蔡元長京旣貴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蓄養之烹殺過當一夕夢鶉數千百訴于前其一鶉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十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生死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亦可爲饕餮而暴天物者之戒

昔人臨歧執別曲首引望戀戀不忍遽去而形于詩者如王摩詰云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東坡與其弟子由別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沒或紀行人已遠而故人不復可見語雖不同其惜別之意則同也

昌黎韓退之和裴晉公詩云秋臺風日迴正好看前山後東坡和陶詩云前山正好數後騎且莫驅此語雖不同而寄情物外夷曠優游之意則同也王摩詰漢江臨汎詩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六一居士平

山堂長短句曰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豈用摩詰語耶然詩人意所到而語偶相同者亦多矣其後東坡作長短句云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專以爲六一語也

吳門蠡山瀕太湖乃范蠡自此乘扁舟泛五湖也鄭毅夫獬有詩曰千重越甲夜城圍戰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

宋景文有詩曰捫蝨須逢英俊主釣鰲豈在牛蹄灣小物以大爲對而語壯氣勁可嘉也又東坡一聯曰聞

學海類編
說騎鯨遊汗漫亦嘗捫蝨語悲辛則律切而語亦奇矣

前人咏落花世傳二宋兄元憲公祁詩爲工元憲詩云
漢皋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景文詩云將飛
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固佳矣而余襄公靖
安詩亦工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不
減二宋也而景文公又有五言殘花詩一聯云香歸
密房盡紅入燕泥乾雖不用事亦自是佳句

韓退之聯句云遙岑出寸碧遠目增雙明固爲佳句後
見謝無逸云忽逢隔水一山碧不覺舉頭雙眼明若
敷衍退之語然句亦清快亦自可喜也京師德寺東
廊三學院壁閒題曰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
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皆傳呂先生洞賓所題也靖康
閒遊京師天清寺于僧房壁閒得一絕云空餘綠綺
琴嬾把新聲寫不見臨邛人誰是知音者不題名氏
想有感而題之也

盧贊元襄宣和末靖康閒爲吏部侍郎詩篇極多向嘗
得其數十篇皆清拔可喜後因兵火失之尙記其贈

學海類編
鼓琴者曰試將鍾子山水意一洗退之冰炭腸恨失
其全篇

紹興初余之官建康艤舟溧陽郵亭見壁閒題云十年
棄微官歸來事卻掃扁舟訪安期要覓如瓜棗不知
膏粱珍惡食飽自好田園苦無多生理但草草濁酒
時一樽孤斟任醉倒然不著名氏不知何人所作觀
其言淡而旨遠要非汨沒名利而不知返者也

昔年過邵伯陳埭登平野亭見梁閒題曰地勢如披掌
天形似覆盤三星羅戶牖北斗掛闌干晚色芙蓉靜

秋香桂子寒更無山礙眼剩覺水雲寬此劉濤無言
詩此詩蓋盡得平野之景物也

舊傳有太守因旱祈雨于龍潭得小雨而未甚應作一
絕云祈雨精神尚未通浮雲開闔有無中龍潭恐我
羞歸去略灑些些表不空因寫詩投潭中繼而大雨
隨足

陳栢待制紹興中栢嘗從諸大將爲謀議官頗好修養
之方且自以爲得道常題于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
客我比大羅超一格有簿續其後曰行滿三千我四

學海類編
千功成八百我九百

嘗見蘭溪范安茂云嚴陵一士人忘其姓名能詩好爲
大言而閒有可取者如咏林影曰日月明方見乾坤
暗卽消咏扇曰大柄如歸手蚊虻莫浪飛言皆類此
不能盡記也

靖康之變中原爲虜擄當時文人勝士陷于彼者不少
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之地暫復有自關中驛舍
壁閒見詩二絕云鞞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
然鶯花不管興亡事妝點春花似昔年又云渭平沙

淺鴈來棲渭漲沙深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

明月我霑衣

夢筆驛迺江淹舊居姚宏令聲一絕可驚後學者詩云
一宵短夢驚流俗千載高名掛里閭遂使晚生矜此
意癡眠不讀半行書

石林詩話以楊大年劉子儀言唐彥謙題漢高帝廟云
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語皆歇後如三
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愚按漢高帝紀曰吾以
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尺取

天下者朕也皆無劍字唯注曰三尺謂劍也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何為不可

高帝曰三尺

注曰三尺謂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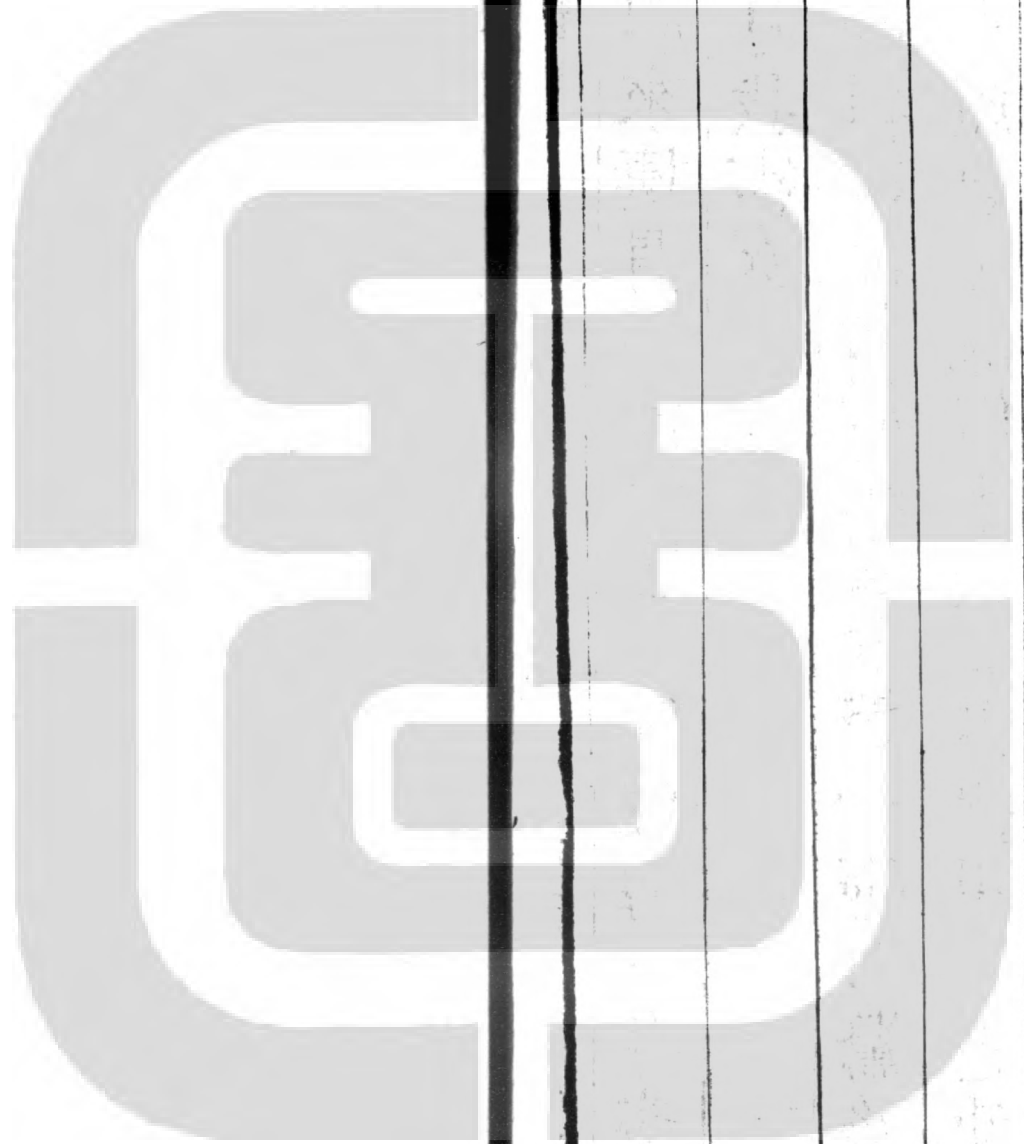
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何為不可

高帝曰三尺

注曰三尺謂劍也

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何為不可

高帝曰三尺



臨漢隱居詩話

宋 魏 泰 著

竹有黑點謂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苔
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穰洗出苔錢則
紫暈爛斑可愛此真斑竹也韓愈曰剝苔弔斑林角
黍餌沈蒙是也

李肇國史補載韓愈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
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
下沈顏作誓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余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文讀
觀退之贈張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徑倚巖睨
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薛濳拳跼梯颯颯伶俜悔狂已
咋指垂戒仍鐫銘則知筆記爲信然而沈顏爲妄辨
也
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
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廬仝詩曰春
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知此二傳果何
等書也

韋絢集劉禹錫之言爲嘉話錄載劉希美詩云年年歲
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希夷之舅宋之問愛此
句欲奪之希夷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希夷世謂
之問末節貶死乃劉生之報也吾觀之問集中盡有
好處而希夷之句殊無可采不知何至壓殺乃奪之
眞枉死也

梅堯臣贈朝集院鄰居詩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
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
聲此句尤閒遠矣

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

佞倖天子捨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
美目清日爲無輝白居易曰六軍不發將柰何宛轉
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
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
而造語拙蠢冒昧失臣下事君之禮也老杜則不然
其北征詩曰惟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
中自誅褒姒方見明皇鑑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
子死官軍何預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
而詞句凡下此說無狀不足道也

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
亡也杜甫哀之曰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
杜甫句爲詩史蓋謂是也非但敘塵迹摭故實而已
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
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
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杜牧木蘭廟詩
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驚學畫眉幾度詩歸還
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皇甫湜題浯溪頌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

學者類編
文者

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退之不以為然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誘傷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為微之發也

韓退之有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廬仝乘雲同到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悅無等差及其贈盧仝詩云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正此之謂也

寇萊公七月十四日生魏野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

中元李文定公迪八月十五生杜默作中秋八月詩以獻僅數百言皆以月況文定其中句有蟾輝吐光育萬種我公蟠屈為心胸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為清節孤輪輟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為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為經濟終篇大率皆如此雖造語粗淺亦豪爽也默少以歌行自負石介贈三豪詩謂之歌豪以配石曼卿歐陽永叔晚節益縱酒落魄文章尤狂鄙熙甯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命得臨江軍新塗縣尉年近七十卒

學海類編 四 文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
崑體識者病之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于己者蓋思
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
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
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
娟娟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
是春閨夢裏人蓋愈工於前也

李固爲處士純盜虛聲韓愈雖與石洪溫造李渤游而
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幙下士
水南山人今又住鞏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
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時事有力未免遭
驅使

孟郊詩蹇澀窮僻琢削不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
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
自閒人與身爲讎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
疾愈響報何也

池州齊山石壁有刺史杜牧處士張祐題名其旁又刊

一聯云天下起兵諫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與題名
一手書也此句乃李溫詩全篇曰恩驅義感卽風雷
誰道南方乏武才

歐陽文忠公作詩話稱周朴之詩曰風煖鳥聲碎日高
花影重以爲佳句此乃杜荀鶴之句非朴也

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予頃年嘗與王荆公評詩予謂
凡爲詩當使損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
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雄健但恨其少餘味爾荆公
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

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
所見不殊不可強聞也

鼎澧道中有甘泉寺過客多酌泉淪茗天禧末寇萊公
淮南遷題名寺壁天聖初丁晉公復南遷又題名而
行其後范諷爲湖南安撫感二相連斥遂作詩云平
仲酌泉方頓轡謂之禮佛向南行層巒下瞰炎荒路
轉使高僧薄寵榮

夏鄭公竦評老杜中秋月詩初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
以爲意在肅宗也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之煌煌東

方星奈此眾客醉豈順宗時作乎東方謂憲宗在儲
也

劉禹錫云賈生王佐才衛綰二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
居重位賈生當文帝時流落不偶而死是也衛綰以
車戲事文帝爲郎爾及景帝立稍見親用久之御史
大夫封建陵侯景帝末年始拜丞相在文帝時實未
居重位也

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
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

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
十四歲四海重見昇平年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
兩聯爲何等語也

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
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不知此二
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一吟淚下也楊衡自
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也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字
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稱然皆非應物比也

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
事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
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其篇後
略云端求古人遺琢挾手不停方其拾玦羽往往失
鵬鯨蓋謂是也

石延年長韻律詩善敘事其他無大好處籌筆驛銅雀
臺留侯廟詩爲一集之冠五言小詩如海雲含雨重
江樹帶蟾疏平蕪遠更綠斜日寒無輝此殆其庶幾

乎

白居易亦善作長韻敘事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又不
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多厭
也

蘇舜欽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爲
主梅堯臣亦善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
梅其實與蘇相反也舜欽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
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

周越爲尚書郎在天聖景祐閒以書得名輕俗不近古

無足取也

元豐癸亥春予謁王荆公於鍾山因從容問公比詩作否公曰久不作矣蓋賦詠之言亦近日業然近日復不能忍亦時有之予曰近詩自何始可得聞乎公笑而口占一絕云南圃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嫋嫋垂此之真爲佳句也

前輩詩多用故事其引用比擬對偶親切亦甚有可觀者楊察謫守信州及其去也送行至境上者十二人

隱父於餞筵作詩以謝皆用十二故事其詩曰十二天辰數今霄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峰側聯吟嶰琯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用故事亦恰好

慶歷中李淑罷翰林學士知鄭州會奉祠柴陵作詩三絕其恭帝詩最涉嫌疑曰弄楯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壟逾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旣爲仇家陳述古挾其事以聞褫一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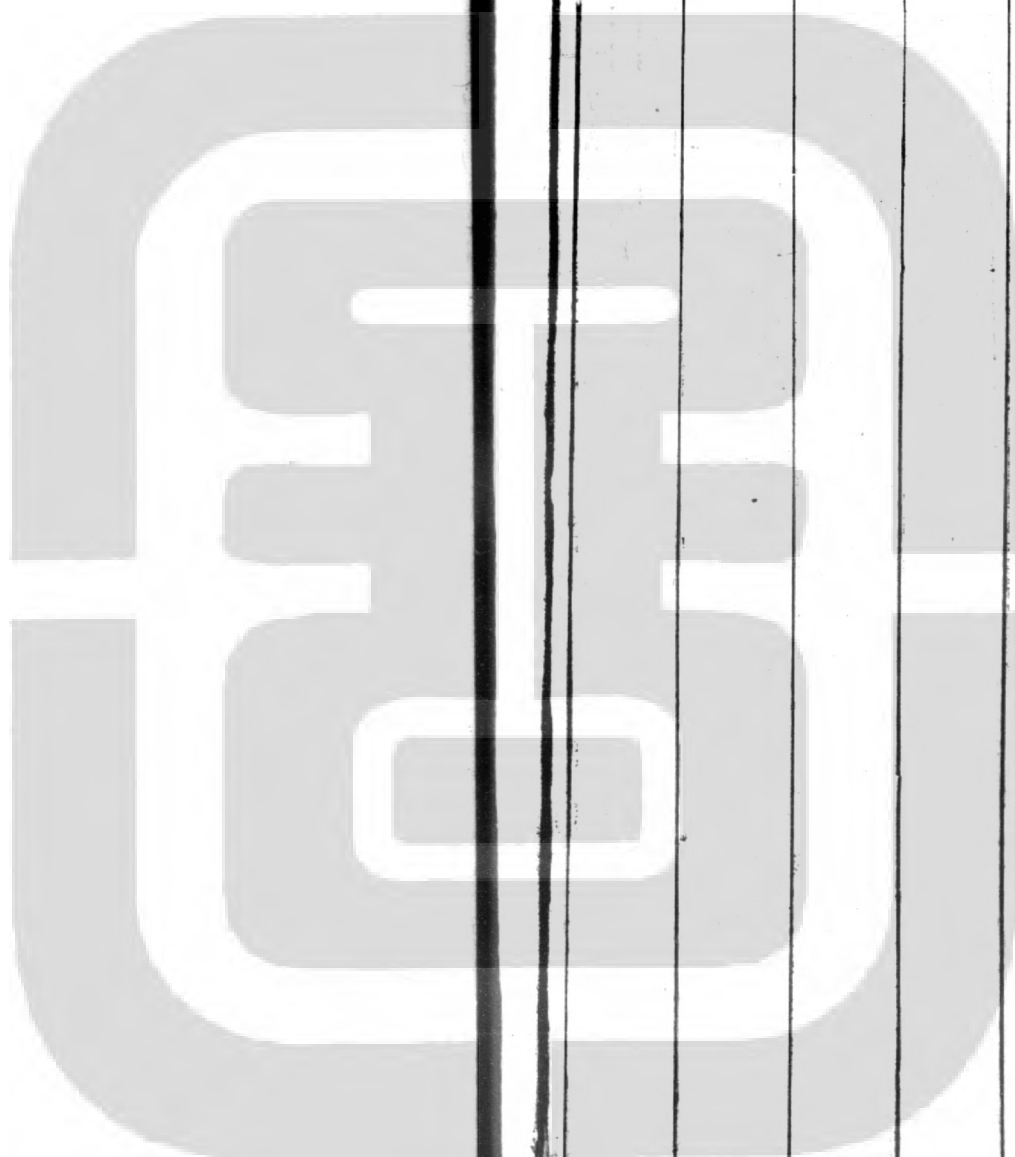
至和中阮逸爲王宮教授有宗室能詩多與逸唱和逸

有句曰易立泰山石難枯上林柳有言其事者朝廷方治之會逸復以請求受賄事因廢斥之

張鑄健吏也性亦滑稽爲河北轉運使以事謫知信州是時以屯田員外郎葛源新得提舉銀銅坑冶信州在所提舉源欲爲鑄廢舉狀移牒令鑄供歷任脚色狀鑄不平作詩寄之曰銀銅坑冶是新差職任催綱勝一階更使下官供脚色下官蹤跡轉沈埋源有慙色

王摩詰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一本作皆

老作龍鱗尤佳



容齋詩話卷之一

宋 鄱陽洪 邁景盧著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處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

學海類編
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
魯直翦爲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
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其二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
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七韻首
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
本源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
關

世言白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庭亦
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

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紅皆小臧獲名若然則
紅紫二綃亦女奴也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爲王涯所讒貶江州司馬甘露
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
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哉蓋悲
之也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
詞曰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
入商洛閒臥白雲歌紫芝彼爲菹醢几上盡此作鸞
凰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爲正爲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文
甘露事而作其悲之意可見矣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
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行開
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
八秩蓋以十年爲一秩云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
十會致語云歲歷行開九秩新亦用此也

白樂天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
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
以相字作入聲讀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雜是

也相字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
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綠浪東南西北路紅欄三
百九十橋是也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云四絃不似琵
琶聲亂寫真珠細撼鈴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武元
衡亦有句云惟有白須張司馬不言名利尙相從

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
府中三掾詩云弊宅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憑州守
造樹倩府僚栽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攜
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尙爲可喜今人居閒

學海類編
而郡守爲之造橋府僚爲之栽樹必遭譏議又肯形
之篇詠哉

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
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黃紙除
書到青宮詔命催

杜子美詩云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
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平生扶
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七言如大

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闇淡緋衫稱我身
酒典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君莫笑腰閒紅綬繫未
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佩銀龜朱兩輪便畱朱紱還
鈴閣映我緋衫渾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衫著了
好歸田銀魚金帶繞腰光銀章整假爲專城新授銅
符未著緋徒使花袍紅似火似挂緋衫衣架前五言
如未換銀青綬惟添白雪鬚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
新老逼教誰白官科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
年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至於形容衣魚之句如

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繞身飛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以爲讖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云久爲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七十五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舊峰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遠屬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動北山文頃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蒙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改使臣爲侍臣云

政和末老蔡以太師魯國公總治三省年已過七十與少宰王黼爭權相傾朱藏一在館閣和同舍秋夜省宿詩云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炎涼分勝負頃刻變陰晴兩人門下士互興譖言以嘲謗其後黼獨相館職多遷擢朱居官如故而和人菊花詩云紛紛桃李春過眼成枯萎晚榮方耐久造物豈吾欺或又譖於黼以爲怨憤是時士論指三館爲開藍

舊傳有詩四句誦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四

學海類編
句曰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
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極矣

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
見江南荆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篇也今臨川刻本
以楊柳爲柳葉其意欲與荷花爲切對而語句遂不
佳此猶未足問至改三十六陂春水爲三十六宮煙
水則極可笑公本意以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等物
何預於宮禁哉不學者妄意塗竄殊爲害也彼蓋以
太一宮爲禁廷離宮爾

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觀
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湛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
可知矣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數篇略紀於
此高適寄杜公云媿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
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草元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
則云草元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
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枉沐旌旄出城
府草茅無逕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
巖細菊班遙知簇鞦馬回首白雲閒嚴答云臥向巴

學海類編卷一
山月落時籬外黃花菊對誰
跋馬望君非一度杜送
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
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郭受
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答云藥裏關心詩總廢
皆如鐘磬在簾扣之則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
矣

頃在祕閣抄書得續樹萱錄一卷中載隱君子元撰夜
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
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

閒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綠頭鴨兒啞萍藻採蓮女
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戰北窗風霜葉沿階貼
亂紅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
蕭散作閒人白少傅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
未覺秋李賀曰魚鱗鬣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掛團壁
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閱秦
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焉關子
東爲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之體正謂是也
何子楚云續樹萱錄乃王性之所作而託名他人今

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喻一曰全若虛一曰元
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子虛亡是公云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玩之勝世閒佳境也觀者必曰
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畫卽江山身在畫圖中
之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又
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閒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
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
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之句
是也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

如是豈特此耶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締絕壁下陰
房鬼火青壤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
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
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閒誰是長年者此
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潛暮年在宛邱何大圭方弱
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請其
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爲子言大圭曰先生所
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

學海類編
未可同日語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
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捲天豁江面瀉中流望
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烟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
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爲一灑篙工起
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爲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
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默喻也又好誦東坡梨花
絕句所謂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
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吟一過必擊節
賞歎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云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
供帳事繁又附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
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
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
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
夜衰亦爲未盡也惟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卽重陽之
句故記其在南海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
作重九云

今人元日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

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
曰正旦飲酒從小者起何晉時人問董勲云正旦飲
酒先從小者何也勲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
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
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
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
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
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願况云不覺
老將春共至更悲攜手幾人全還舟寂寞羞明鏡手

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紀偏應少先把屠
蘇不讓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成文
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鬢霜好似燈前
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干云纔酌屠蘇定年齒
坐中皆笑鬢毛斑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
醉後飲屠蘇其義亦然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
宮禁嬖昵非外閒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
亦不以爲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

昌宮詞始末皆爲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
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
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阪公孫舞
劍器行終篇皆是其他波及者五言如憶昨狼狽初
事與古先別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是時妃嬪戮
連爲糞土叢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先帝正好武
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內人紅袖泣
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南內開元曲
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御氣雲樓敞

含風彩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須爲下殿走
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奪馬悲公主
登車泣貴嬪兵氣凌行在妖星下直廬落日畱王母
微風倚少兒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鬪雞初賜錦
舞馬更登牀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殿瓦鴛鴦拆
宮簾翡翠虛七言如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
爲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曾貌先帝
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
羌連白蠻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如此

之類不能悉書此下如張祜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
樂大酺樂十五夜燈熱戲樂上巳樂邠王小管李謨
笛退宮人玉環琵琶春鶯囀甯哥來容兒鉢頭邠娘
羯鼓耍娘歌悖拏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靈臺阿鵲
湯馬嵬歸香囊子散花樓雨霖鈴等三十篇大抵詠
開元天寶閒事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驛驪山龍池諸
詩亦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畱守相公其序言公見過
池上泛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有兩聯

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
翁此詩蓋與李絳者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
予以其詩考之所謂五相者裴垺王涯杜元穎崔羣
及絳也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
部郎官一時同舍祕書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陳魏
公應求祕書郎史魏公直翁校書郎王魯公季海皆
至宰相汪莊敏公明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相等甚
類元和事云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

學海類編
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闔闔生長風詔
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
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廷前屹相
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讀者或不曉
其旨以爲畫馬奪真圍人太僕所謂不樂是不然圍
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
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
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碼碯
盤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

陳簡齋墨梅絕句一篇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
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染素衣語意皆
絕妙晉陸機爲顧榮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
爲緇齊謝元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久京洛淄塵染
素衣正用此也

錢仲仲大夫於錫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
有卜築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隴在其上名
曰望雲種桃數百千株名曰芳美繫池涌泉或以爲
與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詩於一時名流自葛魯

學海類編
三
文
卿汪彥章孫仲益既各極其妙而母舅蔡載天任四
絕獨擅長遂初亭曰結廬傍林泉偶與初心期佳處
時自領未應魚鳥知望雲亭曰白雲來何時英英冠
山椒西風莫吹去使吾心搖搖芳美亭曰高人不惜
地自種無邊春莫隨流水去恐污世閒塵通惠亭曰
水行天地閒萬派同一指何爲穿石來要洗巢由耳
四篇既出諸公皆自以爲弗及也吳傳朋遊絲書賦
詩者以百數江彥章五言數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固
已超拔而劉子翬彥冲古風一篇蓋爲絕唱其辭云

圓靜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
奇著紙春風吹不脫紛紜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
許矚神蹤政喜縈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
出飛白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縷浮力適可
掛千鈞石眷予弟兄情不忘軸之遠寄悠然堂謝公
遺髯凜若活衛后落鬢搖人光翻思長安夜飛蓋醉
哦聲落南山外亂離契闊四十秋筆意與人俱老大
政成著脚明河津外家風流今絕倫文章固自有機
杼戲事豈足勞心神此章尤爲馳騁痛快且卒章含

譏諷正中傅朋之癖予少時見二公所作殊敬愛之
至今五十年尚能記憶懼其益久而不傳故紀於此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皋一篇乃江
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敦陶徵君田居蓋陶之
三章云種荳南山下草盛荳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
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
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据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
詩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
皆隨意卽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窗下蘭

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則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
中道逢嘉友未言心中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
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
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
剝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
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
爭家中厭鷄食蟲蟻不知鷄賣還遭烹蟲鷄於人何
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

倚山閣此詩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他人所能跂及也予友李德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以相示云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汗流掌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卻如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是時德遠誦至三過頗自喜予曰語意絕工幾於得奪胎法只恐行藏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語德遠以爲知言銳欲易之終不能滿意也

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

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爲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真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鄭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嶺賞徧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入侍邇英云定是香山老居

學海類編
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
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
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
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去
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
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
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卻而
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贈妾雙

明珠感君纏繚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
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
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陳無已爲潁州
教授東坡領郡而陳賦妾薄命篇言爲曾南豐作其
首章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
不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
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
長自憐全用籍意或謂無已輕坡公是不然前此無
已官於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無已越境見之於

宋都坐是免歸故其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
昔爲馬首銜今爲禁門鍵一雨五月涼中宵大江滿
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其尊敬之盡矣薄命擬況
蓋不忍師死而遂倍之忠厚之至也

李適之在明皇朝爲左相爲李林甫所擠去位作詩曰
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故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
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正詠適之也而今所行
本誤以避賢爲世賢絕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

敢用哉秦川雨晴詩云天永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
秋天遼永風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集中作天水
此乃秦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淺矣和李表
文早春作云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正答其意而
集中作來時殊失所謂和篇本旨

陶淵明作桃源記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
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系之以詩曰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
伊人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自是之後詩

人多賦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惟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唐世俗那知僞爲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選用其語又繼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詆然予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劉裕託之於秦

借以爲喻耳近時胡宏仁仲一詩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僞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爲自平旦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勅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爲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

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顯行爾進士竝令排門齊入就
試至閉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歷畫時旋令先出
其入策亦須晝試諸科對策竝依此例則晝試進士
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竝點門
入省經宿就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尙書知貢
舉竇正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爲限并諸
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未知於何時復有更
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書冊兼得通宵但
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旣受官吏參謁至晡時僚屬復伺
於客次胥吏列立庭下通刺曰衙以聽進退之命如
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旦又通謝刺此禮之
起不知何時唐岑參爲虢州上佐有一詩題爲衙郡
守還其辭曰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
還家私自笑所嗟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畱人
東溪憶垂釣然則由來久矣韓詩曰如今便別長官
去直到新年衙日來疑謂是月二日也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

祕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廳秉國史惟祕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爲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爲館閣校勘當選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祕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選謂太國士比爲仙玉檻鉤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賢其重如此自熙甯以來

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祕閣只爲貼職至崇甯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暴書宴皆得預席若餘日則不許至隨筆有館職名存則一云

立亭榭名最易蹈襲旣不可近俗而務爲奇澀亦非是東坡見一客云近看晉書問之曰曾尋得好亭子名否蓋謂其難也秦楚材在宣城於城外竝江作亭目

之曰知有用杜詩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
愁之句也王仲衡在會稽於後山作亭目之曰白涼
亦用杜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可謂
甚新然要爲未當廬山一寺中有亭頗幽勝或標之
曰不更歸取韓詩末句亦可笑也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頷聯云天外黑風吹海
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蓋
是爲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
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
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
句亦用此也

容齋詩話卷之二

宋 鄱陽洪邁景盧著

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敘翰苑之親近云曉從
朝興慶春陪宴柏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卽儲皇貴主
冠浮動親王轡鬧裝金鈿相照耀朱紫閒熒煌毬簇
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窪銀中貴帶昂黛內人妝賜禊
東城下頽醑曲水傍樽壘分聖酒伎樂借仙倡蓋唐
世宮禁與外庭不至相隔絕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
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又云舍人對食收封事宮

學海類編
女開函近御筵而學士獨稱內相至於與命婦分庭見貴主冠服內人黛妝假仙倡以佐酒他司無此也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攜樽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揚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惇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蓋應物自敘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

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從事也唐史失其事不爲立傳高適亦少落魄年五十始爲詩卽工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論云應物爲衛正天寶閒所爲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

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元閒宮禁事最爲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宮一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元宗語少

意足有無窮之味

樂天詩云江洲二月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憐君水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二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徧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子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於後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

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盧綸茱萸一朵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曛白居易舞鬢擺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衡強插茱萸隨眾人張諤茱萸凡作幾年新耿漳髮希那敢插茱萸劉商郵筒不解獻茱萸崔櫓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之杜句真不侔矣

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日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爲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已蓋伺鬼宿渡河之後翟公巽

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蘊云公巽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據不肯碌碌同眾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考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

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是牽俗遣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蓋自洞曉其實非他人比也

甯馨阿堵晉宋閒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卻阿堵物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今遂以阿堵爲錢甯馨爲佳兒殊不然也前輩詩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甯

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
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吾腹那得生甯馨兒觀此
豈得爲佳顧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睛曰傳神寫照正
在阿堵中猶言此處也劉眞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
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甯可鬪
戰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
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言尙
多用甯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爲問中華
學道者幾人雄猛得甯馨蓋得其意以甯字作平聲

讀

文士爲文有矜誇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
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
遺羲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褊迫無委蛇是謂三
百篇皆如星宿獨此詩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語尤
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尙在豈能出吉日車
攻之右安知非經聖人所刪乎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冊祭祀巡幸祥瑞頌聲
之事王文正公曰實爲參政宰相無一不預官自侍

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於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其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斂何所補哉魏野贈詩所謂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其箴戒之意深矣歐陽公神道碑悉隱而不書蓋不可書也雖持身公清無一可議然特張禹孔光胡廣之流云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眾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瓷器者

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李益盧綸皆唐大歷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爲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卻將悲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劉禹錫有寄毗陵楊給事詩云曾主魚書輕刺史今朝自請左魚來青雲直上無多地卻要斜飛取勢回以

其時考之蓋楊虞卿也按唐文宗太和七年以李德裕爲相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蕭澣中書舍人張元夫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上聞而惡之於是出虞卿爲常州刺史澣爲鄭州刺史元夫爲汝州刺史皆李宗閔客也他日上復言及朋黨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事中中書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然則虞卿之刺毗陵乃爲朝廷所逐耳禹錫猶以爲自請詩人之言渠可信哉

嬉笑之怒甚於裂眚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窗樂天以爲此句他人尙不可聞况僕心哉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悵望此三字旣不佳又不題爲病中作失其意矣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畱百餘日而去作二小詩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悞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窗呼不

醒風吹松竹雨淒淒東坡以爲讀之殆不可爲懷乃
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尙能使人悽然也

歐陽公好稱誦唐巖維詩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及
楊衡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爲不可及予
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
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
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淒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爲一時
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
愁非過語也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
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斲冰積雪白齊
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如杜詩小院回
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蘂
濃花滿目斑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戎
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爛漫宮闕
尙蕭條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干戈况復塵隨眼
鬢髮還應雪滿頭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象牀玉
手萬草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

駝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長年三老捩柁開頭門巷荆
棘底君臣豺虎邊養拙干戈全生麋鹿捨舟策馬拖
玉腰金高江急峽翠木蒼藤古廟杉松歲時伏臘三
分割據萬古雲霄伯仲之間指揮若定桃蹊李徑柅
子紅椒庾信羅含春來秋去楓林橘樹複道重樓之
類不可勝舉李義山一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邇
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
氣初涵露氣乾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鳳孤憶離鸞
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其他詩句中如

青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黃葉風雨青樓管絃骨肉書
題對蕙蘭蹊徑花鬚柳眼對紫蝶黃蜂重吟細把對
已落猶開急鼓疏鐘對休燈滅燭江漁朔鴈對秦樹
嵩雲萬戶千門對風朝露夜如是者甚多

田橫旣敗竄居海島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
小者乃侯耳橫遂與二客詣雒陽將至謂客曰橫始
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
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卽自剄橫不顧王侯之爵
視死如歸故漢祖流涕稱其賢班固以爲雄才韓退

學海類編 卷二
之道出其墓下爲文以弔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
今有耿光其英烈凜然至今猶有生氣也呂布爲曹
操所縛將死之際乃語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
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
殺之布之才未必在橫下而欲忍恥事讎故東坡詩
曰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鞏馬事曹瞞蓋笑之也劉
守光以燕敗爲晉王所擒旣知不免猶呼曰王將復
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此又庸奴下才無
足責者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山鳥山花
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礪乃僮僕誠自劓爲爾
惜居諸誰謂貽厥無基址之類是也

今人謂寒食爲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
節氣六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他節
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
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峰勞夢魂一百
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
芝山寺爲禁烟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

學海類編 卷二
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
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
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
無烟宮樹綠是以用之

老杜春日憶李白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
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嘗有武弁議其失曰既是無敵
又卻似庾鮑或折之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鮑俊逸
而不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爲無敵也今集別本一
作無數殆好事者更之乎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

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吾如何說人亦有言既
似秋月碧潭乃以爲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
二物比倫當何如說耳讀者當以是求之

韻略上聲二腫字險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句惟
蕭敏中讀之曰押盡一韻今考之猶有十字越用一
董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侯王將相曾是
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壟桃谿之渙是播是穗孰丰
厥培藝此圭珙公羈未奮逸駕思駭沈酣春秋蹈迪
周孔徑策名第稍辭潔燁橫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

方丈佩飾有琫應龍天飛蒼蔚雲滂千官在序摩厲
愆憑吾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通者卞悚顏顏
殿圮聲氣不動顯仁東橫巫史呼洵昌言一下恩浹
千豕獯粥孔幟邊戒毛毳媿嬰當位左掣右壅公云
當今沸渭混瀆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遂遷中司西柄
是董出關啓旆籌檄倥偬業業荆襄將懦日拱投袂
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捷系踵佛狸歸虺民恃
不恐璽書賜朝百揆參總亞勲贊冊國勢尊鞏督軍
載西寄責深重方規許洛事援秦隴符離罔功奇畫

膠拳鈞樞建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夾道歡擁有銜
未鬯病癖且虺曾不憇遺使我心憎湘湖高邱草木
蔚蔚維水容裔維山巖崑矢其銘詩詞費以亢柰何
呼公萬禩母聳若韓孟籍徹會合聯句三十四韻除
蠓蛹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二腫中雄奇激越
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涘非瑣瑣潢汙行潦之水所可
同語也其詩曰離別言無期會合意深重病添兒女
態老喪大夫勇劍心知未死詩思猶孤聳愁去劇箭
飛謹來若泉涌析言多新貫攄抱無昔壅念難須勤

追悔易勿輕踵吟巴山犖密說楚波堆壘馬辭虎豹
怒舟出蛟鼉恐狂鯨時孤軒幽狹雜百種瘴衣常腥
膩蠻器多疏穴剝苔弔斑林角飯餌沈湮忽爾銜遠
命歸歟舞新寵鬼窟脫幽妖天居覲清拱京遊步方
振誦夢意猶恂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嘉言寫清
越瘡病失朒腫夏陰偶高庇宵魂接虛擁雪絃寂寂
聽茗盃纖纖捧馳輝燭浮螢幽響泄潛蜚詩老獨何
心江疾有餘馱我家本漣穀有地介皋鞏休跡憶沈
溟峩冠慙闕燁升朝高轡逸振物羣聽悚徒言濯幽

泌誰與薤荒茸朝紳鬱青綠馬飾曜珪琪國讎未銷
鑠我志蕩邛隴君才誠倜儻時論方洵溶格言多彪
蔚懸解無桔拳張牛得淵源寒色拔山豕堅如撞羣
金眇若抽獨蛹伊余何所擬跛鼈詎能踊塊然墮岳
石飄爾胃巢毳龍旆垂天衢雲韶凝禁甬君胡眠安
然朝鼓聲洶洶其閒或有類句然眾手立成理如是
也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
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

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遊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遊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蓋用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寫道德經道士舉

鵝羣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爲太白之誤予謂太白眼高四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落筆正使誤以道德爲黃庭於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東坡雪堂旣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爲出處可謂奇語按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

學海類編 卷二
太宗時法書六十一函有黃庭又徐季海古蹟記元
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爲第一皆不云有道德
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爲娑羅樹不知所起按酉陽雜俎
云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而長外國僧
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一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
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拔汗那國有娑羅樹特
爲奇絕不比凡木不止惡禽近來得樹枝二百莖以
進予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

邕所作娑羅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娑娑十
畝蔚映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深識者
雖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雖沈吟稱引而莫
辨嘉名隨所方面頗證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
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義淨還自西
域齋戒瞻歎於是邑宰張松質請邕述文建碑觀邕
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又有松質一書答邕云
此土玉像爰及石龜一離淮陰百有餘載前後抗表
尙不能稱賴公威德備聞所以還歸故里謹遣僧三

學海類編
人父老七人齋狀拜謝宣和中向子諶過淮陰見此
樹今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蔣穎叔云玉像石
龜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世閒無別種也吳興
芮熠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古風一首云楚
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
當時爲有北海書荒碑雨侵澀苔蘚尙想墨本傳東
吳正賦此也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
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鉅砌陰
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所謂七葉者未詳

坡公游鶴林招隱有岡字韻詩凡作七首最後云背城
借一吾何敢切勿樽前替戾岡小兒問三字所出按
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及
劉曜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或諫以爲不可勒以
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此
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
秃當捉也此言出軍捉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用
此云

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爲相守正爲梁冀所殺故掾楊

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梁冀之誅權勢
專歸宦官傾動中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有帝欲
不諦之語桓帝得奏震怒逮雲下北寺獄宏農五官
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
怒下廷尉皆同獄中其後囊楷上言亦稱爲李杜靈
帝再治鉤黨范滂受誅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
齊名死亦何恨謂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時
著名故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凡四
李杜云

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
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
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
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
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
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
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
逸羣父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客
爲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元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

命有沖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語非不工也而此
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搏鵬鷖
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
翮羽所能窺其涯涘哉於詩亦然樂天云醉貌如霜
葉雖紅不是春坡則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
是酒紅杜老云休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
坡則云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卻戀頭鄭
谷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坡

則曰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又曰萬事
到頭多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正采舊公案而
機杼一新前無古人於是爲至與夫用見他桃李樹
思憶後園春之意以爲長因送人處憶到別家時爲
一僧所嗤者有閒矣

白樂天元微之同習制科中第之後白公寄微之詩曰
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虛擲雲霄竊暗窺
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鋒銳若錐
注云時與微之結習策略之日其數至百十各有纖

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爲毫錐乃知士子待敵編綴應用自唐以來則然毫錐筆之名起於此也

後唐裴尙書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裴歡宴永日書一絕云官途最是重文衡天與愚夫作盛名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時人榮之事見蘇耆開譚錄予以登科記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預焉後十年裔孫爲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

士十三人茲所書是已裔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白樂天有與諸同年賀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尙書亭子詩一篇注云座主於蕭尙書下及第予考登科記樂天以正元十六年庚辰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寶應二年癸卯禮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郢拜太常時幾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進士之後二十四年丁卯又以禮部尙書再知貢舉可謂壽俊觀白公所賦益可見唐世舉子之尊尙主司也

韓公人物畫記其敘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焉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蹄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孤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敘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竝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鬣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卻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

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爲布置鋪寫則同誦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予雲林繪監中有臨本略無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帥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閒馬官廝養森成

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其語視東坡
似若不及至於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
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
驊騮老大騾裏清新及四蹄電雹一日天池瞻彼駿
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讚言薛紹彭家藏曹將
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
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真能
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商矣

白樂天爲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因閱其
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
言三十是少年百歲三分已一分何況纔中年又過
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
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
曰金鸞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
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爲
野夫田中學鉏穀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他毛鬢早
改變四十白髮生况我今四十本來形貌羸衰病四
十春嬌癡三歲女自問今年紀春秋四十初四十未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文詞
爲老憂傷早衰惡莫學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
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爲重入華陽院病髮
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爲五品官面瘦頭斑四
十四遠謫江州爲郡吏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四
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頹
臥江城鬢髮蒼浪牙齒疏不覺身年四十七明朝四
十九應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
天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山舉眼三
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宦途氣味已諳盡五十不休

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學爾兄年五十
蹉跎始得掌絲綸五十未全老尙可且歡娛長慶二
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
霜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前五
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猶強健尙得閒行
十五春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吾年五十七榮年
得幾許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身爲三品官年已
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
九年豔陽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頭六十

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準擬身年六十上山
仍未要人扶不準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我
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閒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
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
假如醒點欲何爲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
十五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五十八
歸來今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
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歲此生那足
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問年幾何七十行欠

二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將
七十猶須慙愧病來遲且喜同年滿七十莫嫌衰病
莫嫌貧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閒七十老人稀皤然七
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
十稀我年幸過之白鬚如雪五朝臣又入新年第七
旬時年七十一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我今已年
七十一眼昏鬚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
七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旦暮
身誓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壽及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七十五俸霑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最重樂天故閒
亦效之如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
爲昔人歎正引用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
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
此回頭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窗宿吾年
四十九賴此一笑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
不死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白髮蒼顏
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
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我年

六十一顏景薄西山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年逾與君
皆丙子各已三萬日翫味莊誦便如閱年譜也

皇清類編

卷

四

文

